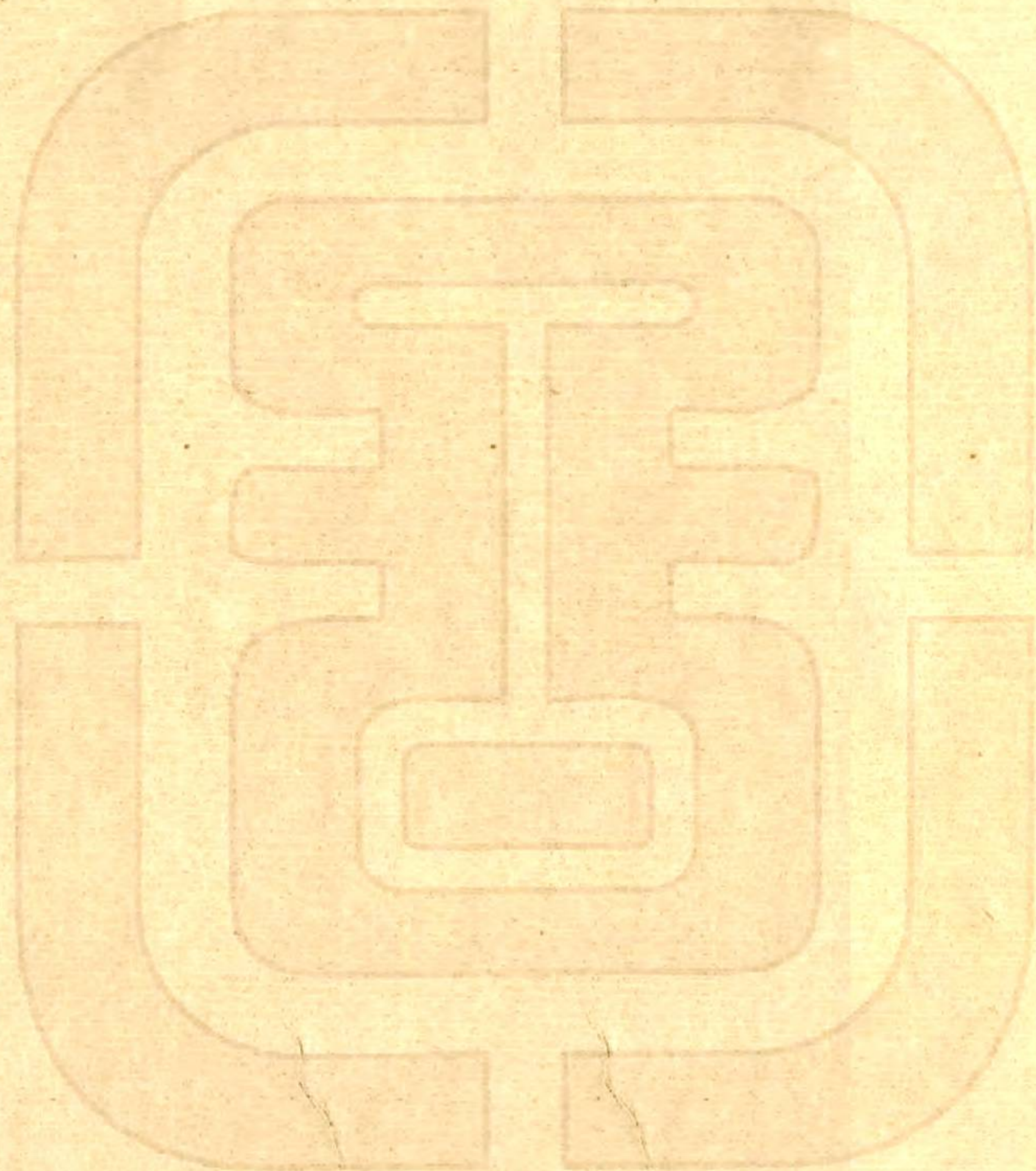


燕市積弊



待餘生著

燕市積弊

劍膽題簽

書

號

函一册

登錄號82388

序

武進待餘生君 寄京多年 乃余少時之好友也 為人蘊藉 瀟灑 博學能文 並嫻長於音律 昔年奔走銓曹 不甚愜意 遂棄而之他 維新後 投身報界 秉筆政 所發議論 多滑稽東方一派 頗能感動中下社會一般人之心理 其所著燕市積弊一篇 言言中肯 事事如繪 實足增吾人之閱歷 廣我輩之見聞 文詞淺近 義理甚深 自刊發於北京新報後 遠近各報爭為選錄 一時膾炙人口 至今稱道弗衰 適值本報賡續出版 同人飲於筵間 談及燕市積弊 為待餘生當時之傑作 若任其日久湮沒 不復見聞於社會 殊為可惜 故以再行刊錄 以供同好焉 愛讀是篇者 自必歡喜無量矣 囑余為序 余欣然援筆書之

民國二年五月一號即陰歷癸丑季春三月念五日也

仁和徐仰辰序於京師宣武城南

閱報諸君將此頁存留以備裝訂成冊

燕市積弊

錢鋪

待餘生



錢當兩行 為商業中最大的買賣 能够流通市面兒 且與人有極近關係者 莫過於錢行 自從訂立章程以來 彷彿比庚子以先少點兒弊病 及至冷眼一看 還是虛而不實 若論扣平短色 裏拐外折 人人兒全都知道 也不必贅述 僅以現行規則而論 總算言行相違吧 前清時 由順天府雷厲風行 調查各錢鋪現存錢數 日久生懈 已成具文 又前次大家公稟掛行市牌 原為公道起見 不想後來還是隨便的行事 偶有一二家掛著的 不定是幾天一寫 不掛的簡直就算沒那們檔子事情 甚至於一塊洋錢 就有三四樣價兒 彼時由十二吊往外 隨便云云 不然忽就漲到十四五吊一塊 他雖漲不了十成之四 買東西可是兩倍加增 趕到錢盤一落 物價依然照舊 往返上下一漲 才把

燕市積弊

待餘生著

市面兒弄得又亂又窮 這行弊病雖大 實在不容易辦的動 彼時中國官缺 並無一定 又無商會輔助 所以至今不見發達

藥鋪

藥材原有行 這個買賣很是不小 以京都而論 大小藥鋪 足有三四百家 這行買賣與人的生命 最有極大的關係 稍有不慎 為害不輕 如同仁堂之丸散膏丹 西鶴年之湯劑飲片 可稱真實可靠 故兩家之字號 至今四遠馳名 所謂修合無人見 存心有天知者 良不為謬 惟獨這小藥鋪兒 藥本就不很全 外帶著少而易乾 賣的再不踴躍 最容易攔壞 遇著貴重之品 每多不真 所以西鶴年賣湯劑 藥包上都有日期 就是慎重之道 若抓劑藥隔幾天再吃 實在不大相宜 今將小藥鋪兒的丸藥 素來是對付 姑置勿論 就拿湯劑說 大大的總得留神 甚麼分兩不對了 或是抓重樣兒 還可說一時疏神所致 獨於真假兩字 不可不防 如同眼目前兒的東西洋高麗各參 向是一樣

閱報諸君將此頁存留以備裝訂成冊

其餘尋常三七 厚朴何首烏 桑寄生等味 簡直的不真 凡用藥者不可不慎

估衣

街面兒各種行業 不論大小 有算真正買賣 就有算是生意 凡言無二價 童叟無欺 多了不要 少了不行的 都叫買賣 若滿大要價 就地還錢 或用鋼口 或掉坎兒 或號暗碼兒 通通叫作生意 就拿昨天所說的藥鋪 向來總得在方子上號上個暗碼兒 不然抓一回就得一個行情 雖然 可還不差上下 惟獨這估衣舖 簡直的是真正的生意 不信打他門口一過 他必要讓買甚麼 買甚麼 彷彿讓坐車的一般 每天打開包 總得把所有的估衣 吆喝一過兒 聽喉 甚麼賣了吧 瞧瞧吧 買這個 五吊八 趕到未從吆喝價錢的時候 他必得翻過底襟看暗碼兒 假如上面號著是十吊 還得打過算盤來 才能吆喝的

燕市積弊

白話中國公報
待餘生著

出來 爲甚麼瞧着碼兒這樣費勁呢 皆因他們都講對折下幾的 現今譬如明明寫的是十吊 這家要是對折下五的規矩 那就是四吊五 也有對折往上加的 並且他們本行人的暗坎的 都叫作筆 甚麼老渾筆 咧 柳字筆咧 桃字筆 番字筆咧 直頂到杓子筆算完 就是由一至十的數兒 還是這行生意 天下通行 可是本京人照顧他的很少 淨等那四鄉八鎮老鄉親來了 硬往裏拉 別聽他說言不二價 滿錢包錢 其實淨冤鄉下腦瓜子 按說金匾大字號 多大的血本 何如就改改行規呢 不行

梳廠

北京的梳廠 就是棺材鋪 這種買賣兒 利大無窮 櫃上買材料 單有手藝人去做 或京把兒 或直隸把兒 名叫了作兒的 吃櫃上的飯 作活可是料件子 以棺材大小 定他的工錢 不論多少工錢 可是

外有拉線兒錢兩吊 所爲不給人糟蹋材料 他們的做法 可不一樣
京把兒管好看 直隸把兒管結實 材料向分兜子 枋子 柏木 花板
普通的棺材 叫作杉木十三元兒(外省叫作桤木) 這種杉木 買來
的時候兒 每根一丈四 一截兩半兒 粗的叫根截兒 細的叫稍截
兒 應當一口棺材 照例六根兒半(十三元兒嗎) 甚麼銀錠扣啦 不
見釘子啦 全叫瞎說 如果要把弊病抖露出來 六天都說不淨 即便
說出來 終歸誰不用也是不行 僅以現在的新弊而論 只有兩樣兒
一是攪道板(六塊錢一百斤) 一是東洋松 道板是在城根兒買了來
可不能充正經料 不過是貼貼弄弄的 往零碎兒裏湊合 惟獨這東洋
松 可真傾的人不少啦 稍一力笨兒 就得上這個脫 每根兒比杉木
長二尺 價銀才合個一兩多 不信諸位留神看 只要瞧着顏色一發白
就是這個木頭 不論他怎麼樣兒上顏色 拿水刷子一刷 立刻就現
原形 奉勸買棺材的主兒 千萬別貪賤 還得上大字號鋪兒去買 要

燕市積弊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催顧了肥大放樣 價錢又小 管保都是他 外帶著別抬槓 咱們刷着
看 要是甚麼 一定是甚麼 這類的事 如果要跟買主兒說明 就不
算弊病 反正是木頭好歹 價兒上取齊 皆因他們不肯說 才算哄人
賺鬼 這還能說我刻薄嗎

乾菠菜

菠菜這種東西 分三樣種法 常年都有的 是園子貨 又叫水捆兒
清明前後下街的 才是乾菠菜哪 另有一種又短又細的 叫火燄兒
在乾菠菜以前 他才出來 這個菜蔬 其味苦澀 其性最涼 一般小
家主兒 貪賤而食 上頓不離下頓 所以每年一到這時候 拉出屎來
都是綠的 而且剛交春令 地氣將發動 土脈閉塞一冬 尤其不甚相
宜 北京的乾菠菜 都是四鄉人賣 最道路的遠近 定價值的高低
大半是越近越貴 越遠越賤 別看買賣兒不大 從中也有毛病 凡是

帶着黃土 全都打了絡兒的 才是地道乾菠菜哪 要是干干淨淨 挺支楞 就是泡過水的 更有一個風俗 說起來可笑 不差甚麼的人家兒 都要晾點兒乾的（老本京的規矩）必得第二年正月 拿他包餃子所爲又苦又澀好費油 細想怎麼個好法呢 不過吃個塵土味兒吧咧 並且晾他還得找陰涼兒（一晒就不綠啦）而今大乾菓子舖 還有賣的呢 大概總得兩吊一斤 奉勸愛吃乾的主兒 明年改改例 只要肯用那們些油肉 硬包點兒鮮水捆兒的 嘗嘗到底是那個好吃

金店

論商界名望最大 舉動兒款式 莫過於金店 其中可分爲金捐兩行 金店 向不攢捐櫃的事 偶有一二前櫃帶後櫃的 亦必有一樣兒不精 要說金櫃呢 不過是學化金 賣包頁 收買紅貨金珠 包打簪鐲首飾 沒甚麼多大意思 所以能賺錢的 就仗着後櫃辦捐 前幾年這行

燕市積弊

四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買賣 跟吏戶兩部的書吏都有來往 櫃上單有跑衙門的 不到文選司 就上捐納房（前清還有核捐處） 不是查條兒 就是趕片子（可以二八餘潤）甚麼註冊咧 核准咧 取結換照 交庫上兌 外帶着包攬 驗放上班 就盼者各省一開賑捐 比甚麼都合算 既不十成部庫上兌 豈非由性兒繞捐 省錢合例一切虛銜頂戴 以及雙月實官 各項升階 很有好大賺 趕到真要用著的時候兒 還得補交三班（雙月單月雙單月）假如補交留省銀兩 或捐免保舉等項 例銀有一定准價兒 加平可是隨便兒說說（不是說賺錢是應當一律）不信力笨兒去問 這家每百加九兩五 那家就許十兩零幾錢 由吏部一裁書吏 更省事啦 不必往衙門去跑 坐在櫃上一等 就有人來帮忙兒 細想這行買賣兒 最講應酬 先前櫃上多預備大煙 往往還待承客飯 所以指使這些碎催 都愛給他們跑跑頭頭的 話雖如此 還真有巴結不上的哪 您說這是怎麼回事

閱報諸君將此頁存留以備裝訂成冊

鐘表鋪

鐘表一行 以京城而論 會修理不會做 他們的能耐就在眼力腦筋 (俗說記性) 雖說可以配活 究竟不買外洋傢伙 還是都說不行 拿手工賺幾個錢兒 也算是給外國銷貨 要是遇見點兒新鮮玩藝兒 連拆都不敢拆 其實眼目前兒的方鐘木鐘 座掛鐘 八件表 不過都是那套 所賺就是力笨兒的錢 現在一兩塊錢就能買個表 不差甚麼都要帶 不想三天一擦 手工錢直比表價還多 即以馬蹄表說 八九毛錢就能夠買一個 擦擦可就得兩吊多 一年擦上三四回 大可以又買一個 這個算盤 打不過來的居多 而且這種玩物 萬不可一點兒不懂 假如連兩套的輪子都叫不上名兒來 爲甚麼捐納這宗冤錢 以八件表說罷 往往猛力一上 或把千鈎弄摘 或把鈎弦弄壞 自己以爲條斷啦 拿到鋪子 沒等人瞧 自己先說斷條啦 掌櫃的只好隨口答應

燕市積弊

五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說給您換 隨便收拾收拾 就賺你八吊多 凡這類的買賣兒 叫作自來送死 請想斷條摘擺全不償 你還帶他幹甚麼

翎子鋪

翎子這行買賣 向來是山西人所作 以北京而論 共四十餘家 其性質也算是一種生意 (有暗碼兒) 並且又算是手藝 專跟官迷打交道 先前有海軍的時候 買賣稍見起色 後來一開賑捐 二百銀子就戴一枝 這行買賣兒可就發財啦 近來雖又大見減色 可是一個勁兒真貴 尋常的花翎 都得五六十兩一枝 要按以先的好翎子 都講紫三排 其次四五排 五六排不等 現在頂好的翎子 全都是亂紫 不信一根尺二的翎線 准得要三十多兩 若紫成一枝 合計是得多兒錢哪 新翎子雖是這麼貴 還算沒甚麼弊病 可就別拿舊翎子叫他們給紫 往往有等外行 專愛把他們叫到家裏去做 最可笑的是大瞪著兩眼叫

他們給紫 往往有等外行 專愛把他們叫到家裏去做 最可笑的是大瞪著兩眼 叫他們去偷(沒口舌) 若說起偷線的法子 比變戲法兒還快 只要用嘴一擱 往炕上一搭 立刻就沒 可有一節 就怕不叫他挽袖口兒 其餘不論怎麼看著 也是白看 俗言說 空子眼裏頭有三堵牆 又不但專在翎線啦 按翎線原出於西藏 近在甘肅 名爲馬鷄 一根尾巴翎兒 只有六根線 這六根之內 還是長短不一 販翎子的客人 都奉回教 翎眼兒可是廣東的

附翎子舖的瞎話流舌

天演淘汰話不虛 世間萬物要得合宜 當令者生違時必死 才顯出新舊與高低 優勝劣敗爲公理 不加思索被侵逼 前段曾說鐘表舖 今再把 品級朝翎提一提 說來更比他行苦 專門一色帶手藝 甚麼叫花翎藍翎氣不忿兒 甚麼叫 廣東翎眼藏鷄鷄 說甚麼 尺二披肩大翎線 說甚麼 每根京足二兩七 這一共和乾願命 資本猶如付了

燕市積弊

六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溝渠 總然改良無法改 創出箭兒來不能踢 不過是 本行諸君毅力大 執業人多半是山西 堅忍耐勞向稱仔細 自能變法不著急 別看那時勢消磨生意去 幌子可給抬槓的

紅貨玉器

北京玉石類的買賣 分爲兩種 一叫玉器行 一叫紅貨行 其實紅貨也是玉器 玉器也是紅貨 從中又分出金珠一行 馬上金珠之類 彷彿金店的專利 不差甚麼有珠子的主兒 總拿在金店去瞧 要按珠石打眼 既都在玉器作 那一定珠子應歸玉器行的買賣 而今算開不清啦 玉器行以前門外門框兒胡同 爲總會之地 而且在教的朋友們居多 另有站在街上 得著誰問誰 賣甚麼 那可單是賺用錢的 可跟玉器行又稍有不同 玉器行有暗坎兒 講究是 土月牙黃又 標至莊壁啓 貨上貼的那倆字兒 就是暗坎兒的碼子 假如號的是土月流

兒（流兒就是銀子）卽一兩二 或一百二 一千二 都是他 各鋪各攤兒各規矩 跟估衣行一樣 也講究幾折 這種買賣兒 除了要講喝蠟之外 沒甚麼毛病 至於行市的貴賤 更不算希奇啦 要講玉器裏頭 就有兩類東西不够本（可是漢教居多）您猜是甚麼 頭一樣兒就是舊玉（現在歸古玩行啦）二樣兒就是珊瑚子 舊玉不論是齣子 是件頭 甚麼拱幣 昭文帶 以及槓頭 髮箍 鼻塞 糞塞 搬指鐲子等等 實在沒准稿子 我就知道把玉攔在火裏一燒 立刻就變鷄骨白 那位說火性大（不會拿臘跟麩子攀嗎）說到珊瑚頂珠兒要我真舊的 而今簡直的就算沒有 不是洋的 就是新的再不然就碎拚兒 有人說 這話未免過火 不 有是有 要拿出真正地道舊頂珠兒來 就是有點兒熬蠶（乾隆年間的式樣）碰巧了也許四個壽字兒（裝老的）您想要賣給誰 誰能喜歡他 這種玩藝兒 講的是應酬 譬如那位主顧得了頭二品啦 大掌櫃立刻就找這位的近朋友 商量着公送頂珠兒

燕市積弊

七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如頂珠兒是二百兩 連大掌櫃的一共是五位 得啦 你們四位 每位拿六十兩吧 下剩都算我的（那可不算你的）就是這些地方兒 彷彿有點兒生意 較真兒倒沒別的 嘔 是嘍

首飾樓

首飾這行 是專對於女界的一種買賣 最易冤老娘兒們 打新首飾的鋪子 叫作首飾樓 買賣舊首飾的地方兒 叫作鏤兒鋪 所爲的是這邊兒照高的賣 那邊兒就按潮的收（兩行相輔而行）要按這行買賣兒 各有各的手藝 打胚兒 爲實作 鑿花的叫鑿作 甚麼包金作 鍍金作（有火鍍電鍍的分別 電鍍省金子冤人）拔絲作 珊瑚作 另外還單有個孩兒什作（凡小孩兒所戴的 升斗鐘印 鈴鐺壽星 鐲鎖之類 都歸孩什作 只有三成銀）各鋪有各鋪兒的成色 不能一律 大半是大大字號成色好 小字號成色低 別瞧拿他本鋪兒的舊首飾 可以

換回原分兩來（幾兩首飾還換回幾兩銀子）那是作字號 說出七來銀子裏子裏也得點紅銅（頂高的首飾每兩點二分 不然他們使銅盡者不花錢）可有一節 打的時候兒 可得有傷耗 萬不能一個蘿蔔頂一個坑兒（点銅者以補傷耗之不足）就說打對白鑊子呢 先得由實作打胚兒（擇月工）然後交鑿匠去鑿（料片子）假如一對四兩的鑊子 打胚兒可得打四兩多 爲預備鑿作好往下搭 趕到蒸得 至少也得傷耗幾分（鑽下來的碎銀渣兒叫回子）若是小字號點銅 可沒准數兒啦 譬如他應了三兩活 只有二兩銀子 也就那們對付着打得啦（湊合事）其實這個算盤最容易打 別管多大成色 誰又拿首飾當錢花（庚子年可露了 兒啦 真花敢情不行）這行的真弊病 不在乎成色高低 就在他來回狄咕樣兒 今年興寬的 明年又改窄的 忽然這個花兒 忽然又那個花兒 鬧得老娘兒們無所適從 好跟他五馬換六羊 要求真理兒 是戴的起金的戴金的 戴不起金的戴白銀 人人兒打開這個算

燕市積弊

八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盤 他也就沒法啦 那位太太說 白的不好看 那們您還是包點兒金吧

綢緞

綢緞這行 在北京向分兩個銷路 一是洋貨布鋪 一是綢緞莊 東西全是由蘇杭江甯等處來的 可並沒有兩樣兒 不過現在身分兒日見其次 往後簡直的就算不能穿啦 如果照文錦二記 或是長記的綢緞 雖比當初次點兒 還差不了多少（價錢也可觀啦）說到莫本 可就差的多嘍 早年講究是 蔣萬寧的庫緞 要把機頭立起一尺多高 能够不倒（多厚）這個字號可早沒啦 現在不過是甚麼朱義和咧 于啓泰咧 比較起蔣萬寧可差的遠遠啦 早年可是一錢九一尺 而今可是四錢七啦 諸如泰西緞等等 都要賣一兩多一尺 外帶着除了婦女之外 還是沒個大穿頭兒 以上所說 價饒貴 又不能染 所以擴充銷路的

閱報諸君將此頁存留以備裝訂成冊

法子 就在來回鼓搗花樣兒（跟首飾樓相似）輪到洋縐 正名兒叫湖縐（足見說湖縐扣縐花兒洋縐的主兒 別提够多們通啦）各種十兩八兩的縐子 叫作泊浣縐（俗稱博彥縐）所以湖縐杭縐 各有各的好處 有經緯線兒頭泡 穿著結實的 有看著細 一毛一大片的 另外有種東縐 專頂這種東西賣 東縐也分好多 次的可頂不上 必得雙梭加重 才能用的開哪 看寬窄花樣兒 都不差上下 可就是細看花邊兒 沒有南縐顯著齊 而且湖色雪青兩種 也不一樣 怎麼講呢 南雪青經線兒是雪青緯線兒可是藍的

再說元青這種顏色 更沒有北京染的好啦 就便真正青南縐 不但賊亮賊亮 穿著穿著 就變了黃顏色啦（足青靛藍 就得說北京）要說到縐子 是出在南京地面 現在常行所用 以三義廣本棧為最出名 其餘雜字號 多的很了 就便是縐緞行的人 還許背不清呢（何況我老力）這個三義廣 就在珠市口南邊兒 不留神直看不見 如全盛鞋鋪

燕市積弊

九

白話中國公報
待餘生著

所用的縐子 都是他的本棧（不然怎麼比別處兒好呢）可是三三 二八 聽說不在字號的好歹 那不過就在價兒上取齊 說了半天 有種至大的弊病 外行是萬不知道 不在價錢大小 就怕按照分兩一合 可就顯出抽了條啦 以洋縐說吧 早先一足足二十四五兩 而今只剩十八九兩（差多少）早先上稅 可是論箱 論疋 外帶還論顏色（紅的稅）而今雖然減了料啦 可是稅局子也按著分兩說（一個樣）不過縐緞雖貴 究竟還比穿洋緞上算 落地舊片兒 也是好的 真要二二三錢一尺買花兒洋緞 那才叫空子（空念控）眼頭裏三堵牆哪 即便怎麼好看 也叫窮人美 把新際兒一過去 可憐連塊鋪陳也落不著哇 或者說倒底兒省錢 那們您就請穿吧

當舖

俗傳當舖係罪犯所創 這話恐不大確 即以京都而論 足見是瞎說啦

這種行業 素稱裕國便民 其實不對 究其真兒 裕國無幾 病民太多 以北京計算 共有一百五十餘家 每年共得若干利 其官息當稅 才有幾何 若通盤核算 是有錢的得利 沒錢的反倒失利 經年累月 豈非人民越窮越窮 至於一切九八出啦 滿錢入啦 扣平小拐兒 耗毛兒 破月兒 種種不講理 姑置勿論 既不是強叫人去當 就得甘受欺負 最不講理的是爲他壓平 硬不使銀票（有保嫌遠 非得左右鄰對門不行）來回一搗亂 天晚了就得明兒贖 設遇頂五 又得一月利 這種取巧 真令人實在不服 論商業的性質 應彼此均沾利益 要照這行買賣兒 可稱價值進不出 就便打當賣頂貫二錢 不過賠點餘利 細想一年糟踏民間衣物 是多兒錢呀 常言道有指便指若據真理而斷 要沒當舖 少好些窮人

掛貨鋪

燕市積弊

十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北京有一種買賣 叫作掛貨鋪 所賣的貨物 就是居家所用的零七八碎 雜類骨董 以及古玩磁器 銅鐵鉛錫木器等等 是無所不有 這行買賣 向跟當舖打交對 每遇當舖打當的時候（當舖賣東西叫作打當）先撒貨條子 約請大家去看貨 鐘表歸鐘表鋪 首飾歸首飾樓 估衣歸估衣鋪 珠寶玉器歸紅貨鋪 剩下亂七八糟 才歸掛貨鋪哪 可是從中要有点兒袖器玩藝兒 掛貨鋪也能封（封價兒） 論這行雖非古玩鋪可比 也得有眼睛（識貨）拿起甚麼來 也得看個八九不離十兒（字畫可不行）所以天橋兒一帶 全都是掛貨鋪 遇著暴發戶兒（爲舊）的財主 或愛貪便宜的主兒（更不便宜）都愛照顧他 這其中也有許多毛病 雖不是拿假貨冤人 可是專做（念奏）花脖子（不行家不力笨）比如新出一種仿舊的磁器 他先陳列上 足朦一氣 這位假高眼一見 還疑惑人家不懂行哪 苦苦貪價一買 以爲掛貨鋪這下子漏啦（沒看出來就叫漏啦）拿到家中 連批帶講再一冤熟人 其實人家萬沒個漏

以新充舊 倒是有的 假如合義家錫器好 他所打的錫器就是合義 早年天成木器好 他做的木器就是天成 不信問問他那琵琶絲弦兒 鑼鼓嚮器價值 比買新的都差不了多少 你要聽他要價兒 還比新的 反貴的多啦 要說是冤人哪 也並沒賣假貨 要說不冤人呢 也算不大誠實 俗說貪便宜買老牛 實在是花脖子自找

香貨店

中國買賣物品 向不講究外貌 外國所賣的東西 最在裝潢上用心 往往裝潢比原物品還貴(如戲箱洋點心 花露水之類)所為精緻好看 你好花錢(叫你核計著 剩這門一個瓶兒 也是好的) 中國是專在皮毛上打算盤 你核算跟他多尋一張紙 都彷彿欠他挺大的情(一說是利薄 誰不叫你都打在裏頭呢) 惟獨有一行 專講究裝潢的 就是香貨店(又名熟藥鋪) 可為中國各行皮毛之冠 諸如陽高粉 玉露霜 嫩面光 錫盒兒皂 以及金花粉溫 全都有個式樣 不信買四塊定中

燕市積弊

十一

白話中國公報印
餘生著

元(胰子)管保一塊一個匣兒之外 還另饒個大匣子 這行出在北京 並沒有幾處 就是這三兩家兒 還定不大聯合(各作一門) 俱賣市平滿錢 言無二價 早年桂林軒 真能因為份兒底子錢 把一千多銀子的買賣 硬崩啦 (硬撞兒)說起這行的內容 向分兩路 櫃上是櫃上(沒手藝)作房是作房(手藝人)就拿引見胰子說吧 不過也是尋常的 胰子多磨一次 細粉也不過冰片多 論尋常胰子 講究洗幾捧水 好多的分別 一摸就能知道 假如乏胰子 撮在臉上 再一捧水 立刻就澀 要是好胰子 連捧三把水 也是滑溜的 要說冬加糖油夏加鹼 是一點兒規矩不錯 到了冬天 搽胰油一貴 簡直的賠錢(門市)要論真理兒 除去桃兒粉 棉花胭脂 常尋胰子之外 別無多大的好處 聽內行朋友說 這個人要長的既黑又慈蠶 你給他兩千銀子 他也不敢保你白 細想這行買賣 雖以閭閻為大項的銷路 另外還可賣點 荒唐鬼兒的錢呢

磁器鋪

我國所用的磁器 出於江西九江景德鎮 本地分爲兩種 有官窯客窯的分別 如內廷所用 一切陳設器皿 全歸官窯所造 就便新的也很值錢 到了民間所用碗盞傢伙 通通叫作客貨 攔抱一百多年 也不大很值錢 不知客貨之中 還分爲兩等 一名閩貨 (早年預備科場) 一名選莊 北京人賣磁器 就知道圖賤 只要瞧着是這個花樣 省幾百就得 其實貴的不貴 賤的不賤 你越貪便宜 他倒賺的多 (頂到攤兒上是又登出一路的) 雖是家家必用 人人全不在意 不差甚麼都不留神 還不算沖口咧 客器咧 吧啦流星 那是明擺著的事 就拿這宗閩貨 實在不容易瞧 不信我說個大概 諸位再去細看 要是錯了 管保來回 就以蓋碗兒說吧 花兒是一樣 個頭一般兒大 這家賣得六吊 那家就許五吊多 而且還是賣六吊的賺得少 賣五吊多的

燕市積弊

十二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倒賺的多 怎麼講呢 其中就在閩貨選莊上分別啦 選莊的蓋碗兒把蓋碟兒蓋正 上下嚴塞合縫 用手一搖 係毫不能活動 裏外口兒滴溜圓 萬沒有個歪歪扭扭 就便垛起十個來 錯口幾分都是幾分 要是閩貨 又當別論啦 別瞧全是一樣 就怕蓋上再瞧 就擰了杓子啦 碰巧了蓋碟 跟荷葉一樣 用手一搖 狂離狂蕩 并且這個蓋碟兒大 那個蓋碟就小 垛起來再瞧錯口 就有錯三分 就有高出五分的 諸如此類 一言難盡 要不然 這行兒字號越大 價錢越貴的多 哪 俗言說 貪賤買老牛 一點兒也不錯 不想擺攤兒的 全是上鋪子裏去躉 怎麼他倒賤的多哪

嫁粧舖

凡聘姑娘(即嫁女)的主兒 不論大家小戶 貧富不等 但有一線之路 都得賠送點兒嫁粧 滿禮是男家糊好了屋子就得 一切陳設 桌椅

板橙 直到炕席毡條 都歸娘家這頭兒賠送 漢人淨管棹面兒上的擺設 不管棹椅木器 所以漢人的嫁粧 比滿洲省倆錢兒 買這些東西 都得上嫁粧舖 城裏頭那塊兒都有 城外頭是在東大市 以外城而論 這行買賣的正根兒 就是鏡子舖 其餘銅錫磁器 全算外行 也搭著由來已久 凡是買辦嫁粧的 都繞不過這本賬來 一來圖省事 二來有圖省錢的（含糊）也不管甚麼銅鏡子咧 銅盆 錫蠟阡兒 瓶帽筒 胰盒粉粧兒等等 全都買他的 甚至於馬子坐桶 全湊在一處 認起真兒來 除去箱匣盆景帽鏡兒 大小鏡支兒之外 無不多花一層錢（還沒好的 好的更貴）這些事 當初必是高人所創 細想好有一比 猶如茶葉舖賣鞭炮 蘇刀舖賣紙錢兒 澡堂子賣猪肉 倒水的賣乾粉 饅餚舖帶鼻煙兒（內城） 刻字舖賣名片 金店裏打首飾 參局子賣丸藥 油鹽店賣香蠟紙馬 黃酒舖賣銀錠南笛 都是一樣性質 其美名曰 地道東西

燕市積弊

十三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絨線舖

絨線舖 是專對於女界的一種買賣 以北京而論 城裏城外的作法 就兩樣兒的多 內城是金壁輝煌的門面 謙恭和氣的夥計 甚麼戳枝花兒啦 木頭底兒咧 無不齊全 東四西單（牌樓）的大絨線舖 向來是圍著櫃的買 每天一到後半晌 粉白黛綠 車馬盈門 只要是位好主顧 後櫃預備座位 香茶煙捲兒 隨便得得 窮苦人家兒用點兒棉花線 真够三尺三的逛兒 其實買別的東西 也不見得便宜 不知線逛兒一長 肉報子自然的快了 就便賠錢 內中也有個背拉兒 惟獨外城的絨線舖 可就擰啦 至大不過的 是兩間悶頭排子 櫃上坐倆人 還是直衝盹兒 對於買主兒 直彷彿是仇人（一回就斷主顧 恐怕人家再來買）別管買甚麼 無一不貴 并且一家兒一個行情 就拿子茲說罷 早先有賣三個大二身 就有賣兩個大一身的 近來一長價

人 其中字號的好歹 不過在材料的好歹 旋頭醜俊上分別 相傳鞋鋪未開張之前 先得請砍旋頭的(獨門兒)他們饒自己不帶傢伙 還得大吃八款 這個鞋鋪發財不發財 就在旋頭砍的好不好 不然舊鞋攤兒上的舊鞋 會一個模樣兒呢(切旋頭)這行買賣雖然利大 傷耗實在不小 稍要一舊 就得打槽活(鋪陳市兒)鞋的尺碼兒 分爲三等 有老號兒 小號兒 中號兒 老小不多預備 中號兒用的主兒多(八四以下爲小 九六以上爲老 其餘爲中)向例的老規矩 讓大不讓小(過尺也有加錢的)所以坤鞋小孩鞋 才又出兩行 受影響不知 論起櫃上的夥友任甚麼也不會(早年會撥雲兒 近年不興啦 除了收活發活開面子 要貧嘴之外 沒有甚麼特別的能耐)你想搪有搪的 底作有底作 夾臉兒的單夾臉 緝口掛裏兒有女工 還有他們甚麼事情呀 惟獨這套貧詞兒 老是那套(全字號還不用)假如你一試 說緊 他必說懈頭多 你要說鬆 他必說還有回旋 夏天穿着緊 是你的脚發

燕市積弊

十五

白話中國公報
待餘生著

漲 冬天要穿着大 他說鬆點兒煖和 單有個手段的 就是叫你往貴裏買 除非你沒帶那們些個錢 算是沒法兒啦 只要你有錢 變着方法兒擠對你買貴的 譬如你要買緞子膝幫兒吧 尺寸叫你不合式 換來換去 換雙拉鎖子的 (合式)不怕五行八作的去買布鞋 他都能擠對着你開雙緞口 就怕這位死心眼兒 他算完了能耐啦

紙鋪

紙鋪買賣兒 向分兩種 有京紙鋪南紙鋪的分別 南紙鋪所賣都是文人 所用一切紙筆墨硯 宣紙信箋 圖章墨盒 時人字畫等等 無一不備 京紙鋪賣的是本京所造各色染紙 倭子 銀花 鞭炮 秣精 毛頭帳本兒 與裱糊匠水馬不離槽 雖都是言無二價 京紙鋪專能跟糊匠通行作弊 假如你自己買紙 僱人糊棚 裱糊匠還能去找錢 不信以高麗紙而論 外行買一張是四百 匠人買三百六兒錢 這還可